

马克思 恩格斯 列宁 斯大林

论 写 作



内蒙古大学中文系写作教研室

马、恩、列、斯论写作

目 录

一、要无条件地掌握无产阶级世界观·····	(1)
二、参加革命斗争实践、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	(6)
三、严肃认真的写作态度·····	(10)
四、认真学习，善于学习·····	(12)
五、学习写作技巧，建立完美的艺术形式····	(14)
六、批判资产阶级腐朽文风·····	(19)
七、发扬无产阶级革命文风·····	(27)
附录一：回忆马克思、恩格斯·····	(35)
附录二：回忆列宁·····	(48)

一、要无条件地掌握无产阶级世界观

如果其他阶级中的这种人参加无产阶级运动，那么首先就要要求他们不要把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等等的偏见的任何残余带进来，而要无条件地掌握无产阶级世界观。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给奥·倍倍尔、威·李卜克内西、威·白拉克等人的通告信》（1879年9月17—18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9卷第189页

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
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44页

在我这部著作差不多同时出现的、论述同一问题的著作中，值得注意的只有两部：维克多·雨果著的“小拿破仑”和蒲鲁东著的“政变”。

维克多·雨果只是对政变的负责发动人作了一些尖刻的和俏皮的攻击。事变本身在他笔下却被描绘成了晴天的霹雳。他认为这个事变只是一个人的暴力行为。他没有觉察到，当他说这个人表现了世界历史上空前强大的个人主动作用

时，他就不是把这个人写成小人而是写成伟人了。蒲鲁东呢，他想把政变描述成以往历史发展的结果。但是，他对这次政变所作的历史的说明，却不知不觉地变成了对政变主人公所作的历史的辩护。这样，他就陷入了我们的那些所谓客观历史家所犯的错误。相反，我则是说明法国阶级斗争怎样造成了一种条件和局势，使得一个平庸而可笑的人物有可能扮演了英雄的角色。

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第二版序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第404页

说明的方法，在形式上当然要与研究的方法相区别。研究必须搜集丰富的材料，分析它的不同的发展形态，并探寻出这各种形态的内部联系。不先完成这种工作，便不能对于现实的运动，有适当的说明。不过，这层一经做到，材料的生命一经观念地反映出来，看起来我们就好象是先验地处理一个结构了。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第二版跋》；
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7页

封建的社会主义……它有时也能用辛辣，俏皮而尖刻的评论刺中资产阶级的内心，但是它由于完全不能理解现代历史的进程而总是令人感到可笑。

为了拉拢人民，贵族们把无产阶级的乞食袋当作旗帜来挥舞。但是；每当人民跟着他们走的时候，都发现他们的臀

部带有旧的封建纹章，于是就哈哈大笑，一哄而散。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

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47页

诗人（指“穷人之歌”作者卡尔·倍克——摘录者）本想叙述故事，但是却失败得实在悲惨。整本书中所表现出来的这种对叙述和描写的完全无能为力，是“真正的社会主义”的诗篇的特征。“真正的社会主义”由于本身模糊不定，不可能把要叙述的事实同一般的环境联系起来，并从而使这些事实中所包含的一切特出的和意味深长的方面显露出来。因此，“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在自己的散文中也极力避免叙述故事。在他们无法规避的时候，他们不是满足于按哲学结构组织一番，就是枯燥无味地记录个别的不幸事件和社会现象。而他们所有的人，无论是散文家或者是诗人，都缺乏一种讲故事的人所必须的才能，这是由于他们的整个世界观模糊不定的缘故。

恩格斯：《诗歌和散文中的德国社会主义》；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237页

如果不把唯物主义方法当作研究历史的指南，而把它当做现成的公式，按照它来剪裁各种历史事实，那么它就会转变为自己的对立物。

恩格斯：《致保尔·恩斯特》（1890年6月5日）；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第410页

对德国的许多青年作家来说，“唯物主义的”这个词只是一个套语，他们把这个套语当作标签贴到各种事物上去，再不作进一步的研究，就是说，他们一把这个标签贴上去，就以为问题已经解决了。但是我们的历史观首先是进行研究的指南，并不是按照黑格尔学派的方式构造体系的方法。必须重新研究全部历史，必须详细研究各种社会形态存在的条件，然后设法从这些条件中找出相应的政治、私法、美学、哲学、宗教等等的观点。……但是，许多年轻的德国人却不是这样，他们只是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套语（一切都可能变成套语）来把自己的相当贫乏的历史知识（经济史还处在襁褓之中呢！）尽速构成体系，于是就自以为非常了不起了。

恩格斯：《致康拉德·施米特》（1890年8月5日）；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第432页

马克思的学说所以万能，就是因为它正确。它十分完备而严整，它给予人们一个决不同任何迷信、任何反动势力、任何为资产阶级压迫所作的辩护相妥协的完整世界观。

《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

《列宁全集》第19卷第1页。

现代历史的全部经验，特别是“共产党宣言”发表后五十多年来世界各国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都无可争辩地证明，只有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才正确地反映了革命无产阶级的利益、观点和文化。

《论无产阶级文化》；《列宁全集》第31卷

第282页

谈到和机会主义作斗争的时候，决不应当忘记整个现代机会主义在各个方面所表现出来的特征：模棱两可，含糊不清，不可捉摸。机会主义者按其本性来说总是避免明确地肯定地提出问题，企图找出一种合力，在两种互相排斥的观点之间象游蛇一样回旋，力图既“同意”这一观点，又“同意”另一观点，把自己的不同意见归结为小小的修正、怀疑、善良天真的愿望等等。

《进一步，退两步》；《列宁全集》第7卷
第399页

如果从事实的全部总和，从事实的联系去掌握事实，那末，事实不仅是“胜于雄辩的东西”，而且是证据确凿的东西。如果不是从全部总和、不是从联系中去掌握事实，而是片断的和随便挑出来的，那末事实就只能是一种儿戏，或者甚至连儿戏也不如。

《统计学和社会学》；《列宁全集》第23卷第279页

唯物主义本身包含有所谓党性，要求在对事变做任何估计时都必须直率而公开地站到一定社会集团的立场上。

《民粹主义的经济内容及其在司徒卢威先生的书中受到的批评》；《列宁全集》第1卷第379页

二、参加革命斗争实践， 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

将近四十年来，我们都非常重视阶级斗争，认为它是历史的直接动力，特别是重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认为它是现代社会变革的巨大杠杆；所以，我们决不能同那些想把这个阶级斗争从运动中勾销的人们一道走。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给奥·倍倍尔、威·李卜克内西、威·白拉克等人的通告信》(1879年9月17—18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9卷第189页

我献给你们一本书。在这本书里，我想把你们的状况、你们的苦难和斗争、你们的希望和要求的真实情况描绘给我的德国同胞们。我曾经在你们当中生活过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对你们的状况有足够的了解。我非常认真地研究过你们的状况，研究过我所能弄到的各种官方的和非官方的文件，但是我并不以此为满足。我寻求的并不仅仅是和这个题目有关的抽象的知识，我愿意在你们的住宅中看到你们，观察你们的日常生活，同你们谈谈你们的状况和你们的疾苦，亲眼看看你们为反抗你们的压迫者的社会的和政治的统治而进行的斗争。我是这样做了。我抛弃了社交活动和宴会，抛弃了资产阶级的葡萄牙红葡萄酒和香槟酒，把自己的空闲时间几乎都

用来和普通的工人交往；对此我感到高兴和骄傲。高兴的是这样一来我在获得实际生活知识的过程中有成效地度过了许多时间，……骄傲的是这样一来我就有机会为这个受压迫受诽谤的阶级做一件应该做的事情，……

恩格斯：《致大不列颠工人阶级》（1845年3月15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273页

他们（指达·芬奇、丢勒、马基雅弗利、路德等——摘录者）的特征是他们几乎全都处在时代运动中，在实际斗争中生活着和活动着，站在这一方面或那一方面进行斗争，一些人用舌和笔，一些人用剑，一些人则两者并用。因此就有了使他们成为完人的那种性格上的完整和坚强。书斋里的学者是例外：他们不是第二流或第三流的人物，就是唯恐烧着自己手指的小心翼翼的庸人。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导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362页

要真想脱离政治，无论如何是荒谬的；这样一来，他就只能给当权者和资产阶级效劳；……

恩格斯：《给奥·倍倍尔的信》（1892年3月8日）；《马克思恩格斯论艺术》第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版，第366页

党刊的任务是什么呢？首先是组织讨论，论证、阐发和捍卫党的要求，驳斥和推翻敌对党的妄想和论断。德国民主派刊物的任务是什么呢？就是从以下各个方面证明民主制的

必要性：目前这种在某种程度上代表贵族利益的管理方式是不中用的，将使政权转到资产阶级手里的立宪制度是不完备的，人民只要不掌握政权就不可能改善自己的处境。因此，这种刊物应当说明，无产者、小农和城市小资产者（因为在德国，构成“人民”的正是这些人）为什么受官吏、贵族和资产阶级的压迫；应该说明，为什么会产生不仅是政治压迫而且首先是社会压迫，以及采取哪些手段可以消除这种压迫；它应该证明，无产者、小农和城市小资产者取得政权是采取这些手段的首要条件。其次，它应该探讨，立即实现民主制的可能性究竟有多大，党有哪些手段可以采取，当它还很软弱不能独立活动的时候，它应当联合哪些党派。所有这些任务，海因岑先生完成了一项吗？没有。

恩格斯：《共产主义者和卡尔·海因岑》；《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300页

报纸最大的好处，就是它每日都能干预运动，能够成为运动的喉舌，能够反映出当前的整个局势，能够使人民和人民的日刊发生不断的、生动活泼的联系。至于杂志，当然就没有这些好处。不过杂志也有杂志的优点，它能够更广泛地研究各种事件，只谈最主要的问题。杂志可以详细地科学地研究作为整个政治运动的基础的经济关系。

目前这个表面平静的时期，正应当利用来剖析前一革命时期，说明正在进行斗争的各政党的性质，以及决定这些政党生存和斗争的社会关系。

马克思、恩格斯：《“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出版启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第3页

作者把一个偏僻县份的革命过程描写得非常朴素而生动，把它转述只能削弱它的感染力。应该广泛传播这本书，并希望更多的、从事群众工作的、真正生活在群众中间的工作者来描写自己的经验。从这些著作中选出几百部或者几十部最真实的、最实在的、最富有宝贵实际内容的优秀作品来出版，对社会主义事业来说，比发表那些经常钻在故纸堆里看不见实际生活的名作家写的文章要有益得多。

《一幅说明大问题的小图画》；《列宁全集》第28卷第365页。

到农村或外地的工厂（或前线），去观察人们怎样以新的方式建设生活。在那里，单靠普通的观察就能很容易地把旧事物的腐烂和新事物的萌芽区别开来。

《给阿·马·高尔基》；《列宁全集》第35卷第411页

人民历来就是作家“够资格”和“不够资格”的唯一判断者。

马克思：《第六届莱茵省议会的辩论（第一篇论文）》；《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90页

三、严肃认真的写作态度

多年以来，马克思无疑是受诽谤最多的一位德国著作家；而谁都不会否认，马克思勇敢地进行了斗争，他的所有打击都能准确地命中目标。但是，他如此“耗费精力”去进行的论战，对他来说，本质上毕竟只是一种被迫采取的自卫行动。而实际上，他所始终感到兴趣的，归根到底还是他二十五年中以无比的严肃认真的态度进行研究和探讨的科学；这种极其严肃认真的态度，使他在自己对自己的结论在形式和内容上尚未满意之前，在自己尚未确信已经没有一本书他未曾读过，没有一个反对意见未被考虑过，每一个问题他都完全解释清楚之前，决不以系统的形式发表自己的结论。

恩格斯：《卡尔·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第412页

我的著作却有一个优点：它是一个艺术的整体。而这只有用我的方法才能办到——在著作完全写好了摆在桌上以前，决不拿去付排。使用雅科布·格林的方法是不能达到这点的；那个方法更适合于不是辩证分解了的整体的那些著作。

（原书注释：“格林的方法……”——格林的若干著作，他是一面写，一面就陆续发表的。）

马克思：《给弗·恩格斯的信》（1865年7月31日）；

《马克思恩格斯论艺术》第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60年6月版，第115页

我非有较多的材料绝对不能替“泰晤士”（即英国的《泰晤士报》——摘录者）写东西，即要过一、二个星期，但到了那时，马上就可以弄好的。

对于希墨尔斐尼系，我和海斯合干，论文必须写得十分精密，使那家伙无法答辩，否则宁可不写。

《恩格斯致马克思》（1854年4月24日前后）；

《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第二卷，三联书店

1958年版，第28页

我在引用别人的话时，在大多数场合下都指出引文作者所属的党派，因为自由党人几乎总是在竭力强调农业区的贫困，否认工厂区的贫困，而保守党人却刚好相反，他们承认工厂区的贫穷，但不想承认农业区的贫穷。因此，当我描述产业工人的状况而缺少官方文件的时候，我总是宁可利用自由党人的证据，以使用自由资产阶级亲口说出来的话来打击自由资产阶级；只有当我亲身观察了真实情况或者引文作者本身或文章的声望使我确信所引用的证据真实无误的时候，我才引用保守党人或宪章派的材料。

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序言》；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280页

四、认真学习，善于学习

在科学上面是没有平坦的大路可走的，只有那在崎岖小路的攀登上不畏劳苦的人，有希望达到光辉的顶点。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第2版《法文译本之序与跋》；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9页

在依附于党的青年文学家中间，是很少有人下一番功夫去钻研经济学、经济史、商业史、工业史、农业史和社会形态发展史的。有多少人除知道毛勒的名字之外，还对他有更多的认识呢！在这里新闻工作者的自命不凡必定支配一切，而结果也正好与此相称。

恩格斯：《致康拉德·施米特》（1890年8月5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第433页

紧接着这样一个事变（指路易·波拿巴的政变——摘录者）之后，马克思发表一篇简练的讽刺作品，叙述了二月事变以来法国的历史的全部进程的内在联系，揭示了12月2日的奇迹就是这种联系的自然和必然的结果，而他在这样做的时候对政变的英雄除了给予完全应得的蔑视以外，根本不需要采取别的态度。这幅图画描绘得如此精妙，以致后来每一次新的揭露，都只是提供出新的证据，证明这幅图画是多么忠

实地反映了现实。他对当前的活的历史的这种卓越的理解，他在事变刚刚发生时就对事变有这种透彻的洞察，的确是无与伦比。

但是要做到这一点，就需要象马克思那样深知法国历史。……所以马克思不仅特别偏好地研究了法国过去的历史，而且还考察了法国当前历史的一切细节，搜集材料以备将来使用。

恩格斯：《卡·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一书德文第三版序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290页

我们还希望工人不要仅限于同情，而要积极地参加我们的办报工作。工人们不要说写作是他们所“不习惯的”工作：工人作家不是现成从天上掉下来的，他们只是在写作的过程中慢慢锻炼出来的。所需要的只是更勇敢地动手去干：跌一两次跤，以后就学会写作了……（原书删节——摘录者）

《我们的目的》；《斯大林全集》第2卷第244页

五、学习写作技巧，建立完美的艺术形式

请“普鲁士人”允许我们首先提一个词句方面的意见。他的对照是不完善的。前一半说，“一旦贫困产生出理智，而后一半却说，“而政治理智又发现社会贫困的根源”。前一半里面的单纯的理智，到了后一半里面却成了政治理智；同样，前一半里面的单纯的贫困到了后一半里面却成了社会贫困。为什么我们的文章大师对于对照的两部分给予这样不公平的待遇呢？我看他自己也弄不清这一点。我想给他讲一讲他的正确本能是怎样提醒他的。假使“普鲁士人”写的是“一旦社会贫困产生出政治理智，而政治理智又发现社会贫困的根源”，那么任何一个公正的读者都会看出这种对照是荒谬的。读者首先就要问自己：为什么这位隐名的作者不按照最简单的逻辑所要求的那样，把社会理智和社会贫困相对照，把政治理智和政治贫困相对照呢？

马克思：《评“普鲁士人”的“普鲁士国王和社会改革”一文》；《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85页

你对我的“幼稚的”英文加以赞赏，使我大为鼓舞。我的主要缺点第一在文法的正确性上，第二在某些补充成语的纯熟运用上，缺乏这种手段，一切作战斗准备的写作即不可能。

《马克思致恩格斯》（1853年6月2日）；

《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第1卷，三联书店1958年版，第541页

你所忽略的地方是总结。例如在步斯腾海默和暴徒两章的末尾；还有在警察方面的末尾、全部私人事件的末尾（即在研究之前）以及其他地方后面须有一种总结，使平常人明白获得总的印象。这只需再增四页就够了，而在一本充满材料和平常人多少生疏的大批人名的书中，会产生很大的效果，同时使很美丽的整个结构的艺术明白显示出来了。

《恩格斯致马克思》（1860年12月5日）；

《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第2卷，三联书店1958年版，第614页

但你对于书的外表的划分为何象现在这个样子！第四章几乎长达两百页，而只有四个部分，由难得找到的小字标题指明出来。加以思想的进程不断地被说明打断，而所说明之点在说明的结尾从没有概括起来，所以人们时常从说明的一点直接跌到另一点去了。这使人非常疲劳，而且在不予深切注意时，也是迷惘的。这里确应有更多的细目，并更加重地阐